

風俗雜誌

談諧戲謔

皇朝類苑

六十一之六十二

新雕皇朝經苑卷第六十一

風俗雜誌

畢

華之類不一生得習之而及之雖者自文雅者自理
燦少流潤來自翰上生大領者文如象意現潤而顯
老教學微甚顯大異若佛以齊其本舊文而元其書
曰通天學或如日星或如日月或如龍龍或走山來
或或飛走或或飛龍或或神仙或或官職或或有求
或或自校校羽毛麟前兒山若神靈然為世所貴其
不齊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神靈一物玩之各別
亦滲入角中是又不可以以味推之若其文有正律者
有例律者有賦律者其數不一其法其在有求辭也
兼通八林未知其為異也故流傳以象其為白瑞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風俗雜誌

犀

犀之類不一生鬮管之西及交趾者角文如麻實理
燥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綴
光彩瑩徹甚類犬鼻若傳以膏其有花文而尤異者
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
或成飛走或成魚龍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
眉目杖履羽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
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
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之者其文有正排者
有倒排者有腰鼓排者其類不一方其在角未解也
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



角爲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花文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爲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爲竭伽角爲略沙孛言一角也犀木蘇羨

酒令

唐人飲酒嘉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由傳詩云醉翻欄杖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接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濫觴於其前皇崔波瀾於其後梁元帝宴集屬不二

爲酒令規曰江左已來未有此舉蕭琛傳詔謂爲知言也吳都賦曰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白犯令者罰之故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費

事要言

二

酒令謂飲酒有舞手者遠起於堯民也既醉以酒浩然陶情不覺鼓腹手舞蓋無事醉飽樂極則然也常聞風俗間言飲酒欲歡無由自醉得勸則沈酒矣乃有設舞手即解之時欲以酒屬前人則舞手招之前人辭之則舞手拂焉又以手作期刻之勢以愠其不飲前人不受作叩頭之狀如是則有昭也拂也期也頭也而後機巧生焉以四字合爲章段伺其手舞不及樂拍不合律者皆謂爲犯酒家令也主者以分數

罰之然詩中稱取彼兕觥又云不醉無歸不醉而出是不親也其來不近矣東漢賈景伯著酒令九篇始形載藉然終尋未見唐高宗朝鄧弘慶飲酒以平索看精為令始也及天寶已來海內無事京師人家多聚飲樂歌令新奇故穆宗好聲妓觀教坊樂問了公著曰比間公卿士庶屬為酣讌皆極歡娛亦可為慰公著曰此事誠不可嘉且言賓讌之禮不繼以滂前代名士或清譚雅論詠歌獻酬不至於亂天寶之末風俗奢靡沈湎誼誨由是官務多廢聖心求理安得不勞神慮帝深嘉其言後皇甫松撰醉鄉日月一卷言醉樂如入壺中天也亦無舞手飲禮之法爾次有崔端已著庭萱譜今之所出象有旅系也言萱草一名忘憂也謂折俎解體恕其縱放則忘憂也然則賈

賈逵下蓋有脫落矣更歷江淮已下三行在於才六十二九紙中陸機犬名黃耳處

逵更歷江淮犬何能浮水必從舟楫渡犬豈能諭意涉人也若此犬通神不可測度則不從言說耳或者陸氏有奴名黃耳因此以為真狗也 列真父詩話

採珠

嶺南雜錄云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採而市之予嘗知容州與合浦密邇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十餘處皆海也非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靈渌囊村舊場條樓斷望皆池名也悉相連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斷望池接交趾界產大珠而蟹往往採之多為交人所掠海水深數百尺已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魚護之蟹亦不敢近 倦遊雜錄

二

劉錡據嶺南置兵數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

都每以石礫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機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侈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黥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

澠水燕談

鴿寄書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鷺詩意以鷺春來秋去似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馴養家鴿通信皆非虛言也携至外數千里縱之輒能還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皆得達及賈人舶舡浮海亦以鴿通信陸機使黃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洛至吳首者其黨人意悔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綉綉綱至其黨人曰鬼魅

魍魎魁俗有繼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送在搖前初以陶瓦乃為令耳

劉貢父詩話

俗謂州郡事簡者為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瀕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為盜賊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為逸故士大夫謂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

澠水燕談

仕宦嶺南

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二三雖幸而免死亦多中嵐氣容色變黑數歲發作頗難治療舊日小郡及州縣官率用土人攝官莅之習其水土後言

事者以爲輕遠任朝廷重違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賜
資貪冒之徒多亦願往雖喪軀不悔也

舉子投贄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通牋啓刺字謂之
請見既與之見它日再投啓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
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啓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
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
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

二

先公嘗言近日舉子多衣紫皂衫乘馬以虎豹皮裝
飾鞍轡謁見士大夫並不以牋啓爲先容往往仍不
具襪鞞甚無謂也吾不敢以遠事言之只記後唐明
宗朝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務以禮法相尚其時進

宗

士明經皆衣紵布襪衫藍鐵帶著靴乘驢

轡角木不施鞞

重帶書筒照袋

書筒乘啓狀照袋貯筆硯

每見公卿

門並數步外下驢整衣冠欽僕馭然後躬趨門下求
執事者通牋啓刺字請見既得見它日復投啓事謂
之謝見又數日始袖文卷授以執事閤者不更求見
又數日後投啓事謂之溫卷大都見不可數數則黷
黷則見待之禮懈矣或大僚有書題謝卷他處聞有
稱譽之言則別裁啓事委曲叙感方可更求一見當
時進士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
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擲行兩卷魏曰雙行謂之
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白少李相愚只行
五首但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
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

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
哉識者以為知言故兵部侍郎狀元徹之子其父
與桑魏公同年祐既幼孤文章有天才纔弱冠以啓
投桑公其文約數千字桑公一見大驚賞絲是聲價
溢於輦下以此言之益知愜心者貴當又愈以見不
在多行之驗也明宗晚年重榮為羣小所誤稱兵向
關洛下甚驚憂旬餘日方寧靜猶市肆未開居人閉
門不敢出時有舉子數人乘驢着開大袴白衫戴皂
紗帽往來於通衢間居人見無不笑之是知敦尚儒
雅乃升平之羨事耳間關之際猶以此卜治亂况他
事哉

李學士家談

泉水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

中真宗祀汾陰駐蹕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廣孝泉
并以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瀕河地齒泉鹹獨此井
甘羨世以為異

二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
泉涌出公創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
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輦纔
數百步而若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徃徃賦詩鳴
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
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
詩刻石而文忠公乃囑武公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
最為營丘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為水磴
稍復完葺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歲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復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州以汴橋屢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汭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四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汪城壕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

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携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並瀾水燕談

五

雍熙二年鳳翔奏歧山縣周公廟有泉涌舊老相傳時平則流時亂則竭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甘瑩潔木宋嘉之湘山野錄

芋蘿蔔

江東居民歲課種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

斛次年種蘿蔔二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知蘿蔔消食也爾雅榮蘆葩郭璞注葩為蘆蘆葩蕪芋屬紫花大狼俗呼雷突更始敗掖庭中宮女數百人幽閉殿門內掘庭中蘆根食之今蘿蔔也

小蜜李

許州小蜜出好李大常少卿劉蒙正有園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負擔歸京師以遺貴要竊得嘗之絕大而味佳所未曾知也並楊文公談苑

蓬莪茂

嶺南青薑根下如合捧其旁附而生者狀如薑往往大於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蓬莪朮北人乃呼為蓬莪茂字書亦無茂字名之為朮乃是土人病洩痢者取青薑磨酒煮服之多愈蓋蓬莪朮和氣耳

魚

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鬻其肉雜簡蒿荻牙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鬮魚百五斜紋色如虹或云與蛇為牝牡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啗其肉必致嘔洩又有抱石魚狀類科斗生急灘石上自廬陵南康雩韶人皆取之釀酢淪羹以為奇味今之通遠軍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虫類魚鳴作覓覓聲見者即以挺刃擊之多化為石可以為礪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鏽亦奇物也並倦遊雜錄

菩薩石

嘉州蛾眉山有菩薩石人多采得之色瑩白若太山
狼牙石上饒水晶之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
光楊文公談苑

鳳凰

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
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
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
觜謂之鳳凰盃古書謂鳳凰生於丹穴丹穴即南方
也蓋此禽獨出塵寰之外能遠羅弋所以為羽族之
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嘗集清遠合
歡樹

鷓鴣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驛一郵置早膳聞如以手

荅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鷓鴣禁蛇
耳並倦遊雜錄

物性相感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
而今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
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
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
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
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
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
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九百十柿以一槓檀置其
中楹棹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

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九一器數十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於薄苛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鑿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傑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盃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鑲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得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搗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裏置於懷中近內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

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歸田錄

沈香水

沈香水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崗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剝茅蘆或爲橋梁爲飯甑尤佳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香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爲沈或爲煎爲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水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班點亦名鷓鴣班燔之極清烈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取者宜用薰裊黃沉乃枯木中得者宜入藥用

依木皮而結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刈
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
之黃螭沈尤難得

倦遊雜錄

二

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崖山中多香樹山中夷民斫來
賣與人其一樹出香三等曰沈香曰箋香曰黃熟香
沈箋皆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枯爛而得
之生結伐仆之又爛脫而剔取黃熟有三品曰夾箋
其破者為黃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為槽以飼雞犬鄭
文寶詩曰沈檀香植在天涯賤等荆衡水面槎未必
為槽飼雞犬不如煨燼向豪家

麝裂臍狨擊斷尾

公嘗言商汝山多羣麝所遺糞嘗就一處雖遠逐食

必還走之不敢遺迹他所慮為人獲人反以是求得
必掩羣而取之麝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
自投高崑舉爪裂出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保其
臍李商隱詩云投崑麝退香許渾云尋麝採生香是
也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
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愛其
尾既中毒即齒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杜甫詩
云狨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善緣木狨狨之類也擊
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
其尾蓋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牛之白
顙緒之亢鼻與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
為大祥也

蠃變為鷄

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鷄者積於市諸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鷄纔直二錢是時雨水絕無蠅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為鷄半為蠅之變也列子天瑞篇曰蠅變為鷄張湛注云事見墨子斯不謬矣又曰鼠亦變為鷄蓋物之變非一揆也

猩猩

猩猩南中獸山海經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書云狀如黃狗人面頭如雄雞鄴元水經云形如黃狗而面目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紬素尤為絕好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雉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類並揚文公談苑

鸕鷀捕魚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瓊峽門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筆談

病癭

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而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癭瘤注云九海菜皆療瘤結氣青苔紫菜亦然蓋被海之邦食其惟錯之味能療之也

土厚水深無病

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溼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卧潁陰濱嵩少之麓井水深數丈而絕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濕蓋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痼疾

白鹿洞藏書

江州廬山白鹿洞李氏日常聚書籍以招徠四方之學者有善田數十頃給之選太學中通經者授以他官領洞事以職教授自江南北為學者爭湊焉常不下數百人厨廩豐給太平興國初洞王明起建議以田入官而齒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餽學徒日

散室廬墮壞因而廢焉

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卿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為建安令以為碧水丹山靈木珍草皆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即吾邑也而崑谷幽勝土人多創佛刹落落相望偽唐日州所領十一場縣後分置邵武軍割隸劍州今所管六縣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僅千區而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為多也

並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六時帝... 十二... 日... 未... 公... 寺...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風俗雜誌

汜水關有唐高祖太宗像

汜水關東北十餘里即等慈寺乃唐太宗擒竇建德
時下策之地也關之西峯曰昭武廟有唐高祖太宗
塑像共處一殿高祖狀貌如五十許人儀狀博碩而
不甚長幅巾縷金赭袍玉帶躡鞞合瓜西南嚮立蓮
花上太宗狀如十七八少年風骨清瘦衣淺黃縷金
袍玉帶手捧冠制度類遠遊露首東北向跣立蓮花
上詢諸士大夫竟不知其儀制之由廟乃會昌中所
毀佛寺之毀也至今不傾圮

卷遊雜錄

孟州汜水縣有武牢關城內有山數峯一峰下有唐

昭武廟按李德祐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學士家談

象祠

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迹可歷其下乃瀟水無湍險俗謂之麻灘去兩州各二百餘里岸有廟即象祠也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所以富貴之也噫既遠不可考知其以今揆之此地非遷孰有肯居也 倦遊雜錄

五丈河

京水自營陽來至于汴有陳承昭者本江南節度使將兵淮上為世宗所擒以為上將軍習知水利國初上言可導京水入踰汴東北注為河通山東之漕遂

遣按行京東地任下遂調民穿渠貫曹鄆入于黃河以大木架汴流上道京水以過將引流車駕臨觀兩淮未合聯木施芻草氈絮塗芟泥水即隨過北流為河其廣五丈號五丈河歲運京東諸州芻粟五十萬斛商旅交湊至今賴其利 楊文公談苑

太常寺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築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李學士家談

赫連城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

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到其角，謂之團敵，此充無益。全籍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也。湘山野錄

田

兩浙有葑田，蓋湖上菱葑相膠結，積久厚至尺餘，潤沃可殖，疏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

民訴失蔬園，讀其狀甚駭，乃葑園為人所竊，以小舟撐引而去。楊文公談苑

開冰

國朝開冰祭司寒，常以四月，蓋取豳詩四之日，獻羔祭韭，殊不知四之日，乃今之二月，秘書監李至上言，引典故，請改正。太宗曰：今四月韭可以苦屋矣，何謂薦新，詔從之。筆談

仙

華岳張超谷崑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崑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不欲人之褻慢。

二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皇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据鶴或見則僧必死亡反初者並倦遊雜錄

燕王好坐木馬子

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婿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酌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歸田錄

鬼神

歐陽少師爲河北都轉運冬月按部滄景間宿於野亭夜半聞車旆兵馬之聲幾旦不絕問被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劉溫叟不聽樂

先公嘗言故御史中丞劉公溫叟敢尚名節遵守禮法乃士林之龜鑑也父名岳平生不聽絲竹之音然亦好歡遇賓朋款狎輒舉板小謳時有譏之者劉荅曰絲竹金石陳之於懸惣歸於一字吾所不忍聞也至於謳者乃詠歌之聲予何避哉然則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之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過當乎李學士家談

孔鵬射虎

孔鵬魯山處士牧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鵬師吏卒往逐之鵬最居其前虎據地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仆虎來搏鵬有小吏執研趨當其前虎銜以去鵬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鵬曰彼何我死何忍不殺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虎鬐

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涑水紀聞

老杜墳

杜甫終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羨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列子廟

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廟貌甚古相傳有唐李德祐王起題名而前輩留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為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綠髹器

綠髹器始於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為會即盛陳之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曆後浙中始造盛行於時

錢忠懿貢奉之物

忠懿錢尚父自國初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錄行於時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狻猊壓舞茵蠻人及銀裝龍鳳鼓皆其所進也九獻銀綸綾錦乳香金器玳瑁寶器通天帶之外其銀香龍香象師子鶴鹿孔雀每隻千餘兩又有香囊酒甕諸什器莫能悉數祥符天聖經火多藝去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尚存

諸郡樓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有千岩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並李學士家談

長沙三絕

長沙人常自詫吾州有三絕天下不可及猶兒頭笋

一枝重秤鐵黑潭取魚一網踰千斤巨艦漕米一載
萬石

唐白文公集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
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
語江南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寺經亂亦不
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
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
藏皆篇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板無異

李太師手抄書

先公嘗言先伯太師仕後唐明宗朝為著作佐郎集
賢殿直學士精於史學嘗手抄三史書自撰三史要
義一千首其手抄三史書屬兵火亂離多亡失矣今

尚存十數卷

二

吾顯德初任左拾遺充集賢殿修撰本院孔目官李
延遇年六十餘即伯父太師直學士院時書吏也亦
衣朱紱來參謁展賀既畢又叙致奕世趨事之幸吾
聞其言不覺感愴且喜其知禮也今集賢院有伯父
太師親校後漢書一部尚在青標白卷者是也

李邕鄆虛宅待夏公

夏鄭公為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
州道經許昌時李邕鄆為守乃徙居他所虛宅以待
之夏公以為知體

孔目官王仁魯知三館故事

先公嘗言吾周廣順初丁先大師憂服滿再授校書

吾顯德已
下七十三字
衍文也見
千後
今集賢已
下二十五字
宜在後之
孔目官之
段終

郎故相馮瀛王道爲昭文館大學士引爲直館本館孔目官王仁魯唐昭宗朝長安故吏也年七十餘衣朱紱執笏率其屬來參吾以新進下位不敢當其庭趨之禮使人却之將以賓禮見仁魯援引典故且言中書令與兩畿簿尉雖各位不等皆三館學士也某等人吏豈有不拜本館學士吾聞其言遽出見之仁魯等立於庭俟吾座然後旅拜重疊叙致頗有風采自是朔望必詰旦至第館中故事吾就仁魯而質焉吾顯德初任左拾遺充集賢殿修撰本院孔目官李延遇年六十餘即伯父太師直學士院時書吏也亦衣朱紱來參謁展賀既畢又叙致奕世趨事之幸吾聞其言不覺感愴且喜其知禮也

並李學士家談

大夫字

古者大夫字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及李斯嶧山碑如此

磬壘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知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識磬不能知鉢白擣辛物作壘南方善之所謂金壘玉贍者古說壘白曰受辛是白中受辛物擣之今北土謂寒菹爲壘故不曉受辛義恨所不見也

景文公筆記

霓裳曲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不傳矣人間又有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

霓裳頗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者爾 廬陵

喪禮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予嘗知辰州居與蠻獠雜居其俗父母喪不啗梁鹽酪飛走之肉惟食藜實蕎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名諱

山藥按本草本名薯蕷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為藥今英廟諱犯上一字若却取下一字呼蕷藥於理無害

二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為金櫻劉家留

家為金家田家留住為駐住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蜂糖滁人猶謂行溪為菱溪則俗語承諱又未能頓易故也 並青箱雜記

唐故事

京師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檐上看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神御殿蓋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若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交言處喫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麗水蘇談

皂羅屏風

九視五色皆損目惟里色於日無損李氏有江南日

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審畫流蘇錫銷

昔之謠詩小說多言審畫流蘇者詢之朋游莫知其狀予嘗知廣南恩州恩有匠人求見問其所能曰其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再詰之則曰今京師所謂銀泥者是也又問更有何藝曰亦能審畫遽以小兒衣試之乃今之生色也又向在京師常到州西過一委巷憇茶肆中對街乃貨凶具之家命其徒拆卸却流蘇乃是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昔謂之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為飾耳

嶺南嗜好

嶺南人好啖蛇其名曰茅鱓草虫曰茅蝦鼠曰家鹿

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

並倦遊雜錄

俚俗之語

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芳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則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為妻音又以中為烝虫為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妻也五方語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為歌音荆楚人以南為難荆為斤文士作歌詩亦多不悟者真宗時試清明象天賦有閩人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架高考官亦閩人遂以中選又荆南舉人為雪詩始用先字其後又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添為天也向丞相敏中鎮長安士人不敢賣蒸餅云觸諱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鷺詩意以鷺春來秋去似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馴養家鴿通信皆非虛言也携至外數千里縱之輒能還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皆得達及賈人舩舩浮海亦以鴿通信陸機使黃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犬何能浮水必從舟楫渡犬豈能諭意涉人也若此大通神不可測度則不從言說耳或者陸氏有奴名黃耳因此以為真狗也

三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泗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

別言之也

四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諾而司空圖作休休記文用之修唐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諾而辨然咄嗟前世文章士多用或自有義

五

古今語無雅俗唯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音如舟拖之拖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之為雅古以車音居為車昌避反漢已來乃

言車居俗間曰車昌避反今縉紳大夫語必曰車居與俗人語則曰車昌避反則今語為雅並景文筆記

六

京師食店賣酸醃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陷從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音俊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飩矣東哲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漉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漉牢九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簿夜亦莫知何物也

李虞部說

天聖中李虞部略出知滎州予自京師從行以歸至望喜驛綱角滿前才能通人過往公頷而歎曰民之於財利如魚之於水水深則魚蕃滋遊嬉各得其性竭則相濡以濕豈暇於遊嬉財利饒祐則民樂於爲生苟不足則盜賊爭訟不可禁止尚何責其孝弟爲

哉蜀平距今六七年輦輸不絕民間可見矣予嘗誦服斯言自公之歎又四十餘年有預買紬絹橫科絹帛筒鹽之類不可具紀則民間又可知也初蜀人無出身者不得任鄉里官公獻呂文靖公生辰詩其卒章曰此身若得西歸去猶勝開籠放雀兒公笑而甚怜之未幾得滎州並湘山野錄

嬉遊

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游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彊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冢之上立馬張旗卓望之公曰慮有佗虞不若聚之爲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絲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命曰遊江於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萬里

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醮于寺內寺前一蠶
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復倍於往年薄暮方迴公於
馬上作歌其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
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慈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詩嘲

寇萊公與張洎同為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為庭雀
詩玩張洎曰少年挾彈何在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
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為其主作詔內蠟丸中追上江
救兵也

二

穎上常夷甫處士以行義為士大夫所推近臣屢薦
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穎又參政
柄將乞身以去顧未得謝而思穎之心日切嘗自為
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後公既還
政而處士被詔赴闕為天章閣待制日奉朝請有輕

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幾年騎馬聽朝雞

三

余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為監察御史余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曰高唐不是郝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朴也

四

荆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為世宗師當時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為榮一被稱與則徃徃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抵公之學者又諱稱

公門人故張芸叟為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賜謚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從學士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句曰人人却道是門生

並瀟水燕談

五

楊叔賢郎中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甚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祇用此一首

湖山野錄

六

朱真白江南人不仕魏處士子銑舉進士至知制誥

真白善嘲詠，曲盡其妙。人多傳誦，詠刺蝟云：行似針
氈動，卧似栗裘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嘗謁一
公貴，不甚加禮。聽事有一格子屏風，真白題詩其上
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揔是眼，還解識人
無。又題棺木云：父父終須要，而今未要君。有時閑憶
著，大是要知聞。題狗蚤云：與虱都來不較多，撮挑筋
鬪大婁羅。忽然管着一藍子，有甚心情那。你何詠月
云：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汝柄
扇。建師陳晦之子得誠，罷管沿江水軍，掌禁衛，頗患
拘束。方宴客，真白在坐，食螃蟹，得誠頌真白曰：請處
士詠之。真白題曰：蟬眼龜形脚似蛛，未嘗正面向人
趨。如今釘在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衆客皆笑絕。
又詠鶯粟子，其警句云：倒排雙陸子，稀押碧牙籌。既

似柿牛妳，又如鈐馬兜，鼓撻并撮箭，直是有來由。

七

李濤相國性滑稽，誓為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汜水關有
一僧舍，曰不動尊院。院中有不出院僧十餘，載濤每
過，嘗憇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為火所焚，僧衆皆徙。
他所濤後過，但門扉猶在。題詩其上云：走却坐禪客，
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八

韓浦，韓洎胄公混之後，咸有辭學。浦善聲律，洎為古
文，意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
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
因有親知，遺蜀牋。浦題作一篇，以其牋貽洎，曰：十樣
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

爾添修五鳳樓

並勅文公談苑

九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具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源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跡轉沉埋

十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極為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為參政成羣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為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

極

兩府足方被召也為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更上頭

並東軒筆錄

十一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為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奔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以預召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便引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皆解開東閣留得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錄公覽者無不絕例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青箱雜記

倒

十二

景祐元年九月二日詔先朝免解者候將來省試與特奏名時有無名子改王元之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行年名說真宗更已前但看綠衫包裹了這迴含笑入重泉

十三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宋門之宅更以為客邸而材植雄壯非邸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中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造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京師謔語以羨好為有巴時人對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陽君賜有巴樓

十四

吳善長郎中儀狀恢幘偉頗肖富丞相文學之譽則未

聞焉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呼延贊風貌全同富相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者好吟惡詩故云

十五

洗馬歐陽景素有輕薄名一旦金鑾長老來上謁告曰院門闕齋供今將索米于玉泉長老敢乞一書以為先容景笑曰諾翊日授一緘既至玉泉啓封乃詩一首曰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二僧相視發笑而已並

卷遊雜錄

十六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郭忠恕嘗玩之曰近貴全為贖攀龍即是孽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

景祐元年九月二日詔先朝免解者候將來省試與特奏名時有無名子改王元之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行年名說真宗更已前但看綠衫包裹了這迴含笑入重泉

十三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宋門之宅更以為客邸而材植雄壯非邸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中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造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京師謔語以羨好為有巴時人對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陽君賜有巴樓

十四

吳善長郎中儀狀恢幃偉頗肖富丞相文學之譽則未

聞焉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呼延贊風貌全同富相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者好吟惡詩故云

十五

洗馬歐陽景素有輕薄名一旦金鑾長老來上謁告曰院門闕齋供今將索米于玉泉長老敢乞一書以為先容景笑曰諾翊日授一緘既至玉泉啟封乃詩一首曰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二僧相視發笑而已並

卷遊雜錄

十六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郭忠恕嘗玩之曰近貴全為曠攀龍即是孽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

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終以此敗坐謗時政擅貨
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與
歛葬發土視之輕若蟬蛻殆非區中物也王壘清話

十七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
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有人續其下云君
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師

十八

舊制三班奉職曰俸錢月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
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
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
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十九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作一詩
荅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
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
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翁熙
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
廉隅之本也

二十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
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數人
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
坐談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
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
此罷稱鄉貢進直須走馬東西南並筆談

石資政中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主客乃執政及諸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坐石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人皆大笑石之父熙載入太宗時嘗為樞密副使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謔云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者王傳文也嘗更大藩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叙揚歷之久不覺淚下

殿院者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上問之合誦一遍宗道者王宗道也為諸王宮校及講書凡二十餘年輒於上前自訴存宗藩二十餘年未進用仲昌者郇公之從子論科場不公郇公奏聞黜歸建州當時人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事盛傳以為笑樂東齋記事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弄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弄能燒猛火油存後仕至尚書存亦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安州卒青箱雜記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邕鄆黃唐卿為編
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
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二十四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
府僅十里朔望集眾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訖三杯
而退文僖戲為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
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廳前提到須依法合內盛
來定付厨

並春明退朝錄

二十五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
時蔡襄權知開封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
寵眷未衰止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為待制

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玉奴前
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君可及肩無廊知事不可直以
簡報王白不用臨坑推人

東軒筆錄

二十六

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
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
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
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
鬧裝妻者是也

二十七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九斲短鞞靴兒末厥兵
末厥亦當時語余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未遠
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

識前言者亦云不知謂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並廬陵歸田錄

二十八

刁景純愷悌敦厚周人之急甚於己私至誠有過人者在京師賓客造請雖至貧下必往報復晝日未嘗在家夜歸常至三更不知者以為干謁自為己其實不然宋尚書判館事督諸館職畢集而景純或數日不至宋使人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工部鄭廣文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能足之是時西戎唘氏有子名摩邇而景純常為宣政使王某作墓銘即續其後曰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邇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於是以前文篆隸寫之加標軸密使掛景純廳事景

古

純旦出夕還初不覺知賓客至者見之往往誦念而去景純自外頗聞之亦不能曉會一日大雨不可出始周行廳事間乃見此圖問其從者曰掛此已十餘日矣
劉真父詩話

二十九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
上親臨遣夷使面乞令辭臣撰一寺記當時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替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窳後

錢揚二公王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
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種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
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
傳此事為雅笑

湖山野錄

三十

近世集句始於王荆公然石曼卿已好為此體京師
有舉子夜觀人家娶婦徘徊不去至排墜門扉其家
大怒喧爭邏者領赴廂主廂主以其舉子慰諭遣之
曼卿適過其傍駐馬集句贈之曰司空愛爾爾須知
月下推門更有誰回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
宜

李希声詩話

蘇協

蘇易簡父協蜀中舉進士性滑稽易簡任翰林學士

協為京府掾時親王為尹每朔旦父子冠帶晨起協
詣府易簡入禁中協笑謂人曰父參其子子朝其父
斯事亦倒置矣初協為汝州司戶易簡通判蘇州書
與易簡曰吾在汝汝在吳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談
諧如此

楊文公談苑

石資政

石資政中立好談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
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
方趨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
大笑揚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
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
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歸田錄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一贈士拔舉藉百聞云云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一贈士拔舉藉百聞云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四
談諧戲謔

陳亞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餘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窻半夏涼甚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瘦縮紗裁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驪作葫蘆靴之類極為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于借車牛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世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贈

可遊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入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食藥何相悞大幅帛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半夏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壻辛勲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坐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但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託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魏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及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騷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瓢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青箱雜記

王告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

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
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
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
觀與別觀不同非為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
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本
貫登科為隸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
獄而卒

筆談

杜祁公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逐吏踰
再浹日會宗袞自汶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
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且莫北去欲識云郭汾陽
曾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

馮吉

俊

先公嘗言故太常少卿馮瀛王之子性聰敏羨文翰
善談笑精音律尤工胡琴雖教坊供奉號名乎者亦
所不及然稟性滑稽無操檢以宰相子少歷郎官終
不能以文學器業進取顯位士大夫以此惜之每朝
士燕聚馮不召徃徃自至蓋坐無車公不樂也其或
酒酣樂作必自命琴彈三數曲曲罷賦詩詩成起舞
其天賦後逸又非常人所及也時人以爲三絕常於
龍門僧院內故楊凝式少師題壁題書詩一絕云少
師真蹟滿僧居直恐鍾王亦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
此書書後更無書其筆札迺麗自成一家書

並舉朝

劉錫

太平興國初陳洪進與漳泉歸錢淑由吳越來朝江

南後主與劉鋹同列，因侍宴，鋹自言朝廷威靈僭竊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盡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挺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賞賜甚厚。其談多此類。楊文公談苑

陳貫

陳貫自鹽鐵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為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唁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為有道學士。唁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澠水燕談

李退夫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事喬恠，携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持古風以飾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菜，

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菜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口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伍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不絕於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中，遂為雅戲。九欲談話清談，則曰宜撒園菜。一巡。雜山野錄

僧秘演

蘇子美有贈秘演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頷額方厚，頤視徐緩，喉中含其聲，常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為猶子。美詬之，演曰：吾尚活，豈當曰無光精耶？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祗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

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為浮圖罪人，何堪更為君詩所暴。子表亦笑而從之。筆錄

孟郊賈島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梅聖俞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難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腎風，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貓兒，人皆以為笑。並歸田錄

陳文惠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仕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時年近八十，有詩云：青雲跋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園圃作亭榭，號佚老亭。亦有詩：自後士大夫歸老者，徃徃名亭佚老云。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餅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

聞之歡甚。石頤小史：二人昇飯床出曰：吾已能寫田字。陳爲悵然。文惠性急，在長安與賓客遊佛寺，自以堆墨題名。從者捧硯注視，不覺墨汁汚鞋。文惠大怒，捉大筆就室塞從者鼻竅。他客忍笑失聲，不能已。唐書載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齧臂血流，亦其比也。

劉真父詩話

黨太尉 黨進北戎人，幼爲杜重威家奴。後隸軍籍，以魁岸壯勇，周祖擢爲軍校。國初，至騎帥領節鎮。太祖征太原，我師未成列，賊驍將楊業帥精銳二百餘騎突我師，進挺身與麾下逐業，敗走入城。濠會援兵至，業緣縋得入城，獲免。軍中服進之勇。太祖屢對衆稱之，進不識文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數。上忽問及軍中

人數，先其軍校，皆以所管兵騎器甲之數細書著所持之挺，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不舉，但引挺以對曰：盡在是矣。上咲謂其忠實，益厚之。徽巡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鷂音禽者，進必令左右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鷹鷂，令圉人調養。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此，且欲走白晉王。進據止之。與錢令市肉，謂之曰：汝當謹視此，無使爲猫狗所傷。小民傳之爲笑。鎮許日暮，中賓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頰。嘗病瘡，賓佐入視疾，進方擁錦衾，一從事竊語曰：爛兮。進聞之，命左右急捉從事，批其頰，殆於委頓。大罵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瘡，那至於爛。蓋謂奚之種賤也。過市見縛欄爲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大怒。

日汝對我說韓信見韓即當說我此三面兩頭之人
即命杖之進名進居常但稱暉或以爲言曰自從其
便耳啖肉至數斤飲酒斗餘宴會對賓客甚溫雅嬉
笑忽擐甲冑即髭鬚皆傑豎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
故爲杜氏奴後見其子孫必下拜常分俸以給之其
所長也

楊文公談苑

梅侍讀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閣
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
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
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
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有所
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馬將之不繫於柱恐其縈

絆傷之故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
鞍曰賤畜我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綉鞵邪

孫何

渝州曰孫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尚苛
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廳釘於
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
遂徃徃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
令人負礮礮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於
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搔擾人
不稱賢

丁度

丁度雖肥拜起輕捷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將赴
後殿宰相在其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

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不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也丁謂兒睢盱若當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為真猴形云 並煉水

紀聞

語朝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終囑其夫曰即死願得落髮為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刑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為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為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死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荆

二

劉貢父放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謔知曹州曰于伋書記自京還貢父問嘗見王學士渠有老態否于曰顏雖未老而鬢已斑矣貢父曰豈非急進致然耶貢父之警辨多類此

三

胡秘監文學冠一時而輕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外使額告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媿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蓋江小字忙兒俚語謂牧童為忙兒也胡又嘗行一巨璫告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官堅切齒范應辰為大理評事且畫一布袋中盛一巧者以遺范題曰袋裏貧士

四

劉貢父晚苦風疾鬢眉墮落鼻梁且斷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語以相戲子瞻戲貢父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而貢父感愴而已

五

劉貢父晚年鼻旣斷爛日憂死亡客或戲之曰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遇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其塔後孔子過顏淵曰此何塔耶子路曰所謂避孔塔也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晚以五舉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曰吾今為奉職爾莫怨鸞孤張文寶永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自銜鸞鸞詩最為得意云滄海最深處鱸魚斲得時文寶曰更宜彫琢仲達問如何彫琢文

寶曰詩固嘉但鸞鸞足太長耳仲達被服

六

蘇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並瀾水燕談

七

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蒲堂大笑又劉中師因上殿賜對衣腰帶榮君之賜銜而不換遂服之謝於其

第乃寶瓶良帶也。會方齋庭中尚泥，足踏坐於泥中，袍帶露漬。石問曰：郎中貴甲幾多？曰：若干歲。石輪其指曰：果信果信。土入寶瓶，遂有此撲。

八

尹師魯為涇帥，與劉滬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既而楮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析昭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置甌於尹曰：傳語龍圖不及攀請，只令送茶去。時集賢相幸師魯之議，將屈笑謂諸公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磨平漿水亦嚙不下。師魯之幄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聲曰：是何委巷猥語，輒入廟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賢愧而銜之，後致身於禍，辱根於此也。並湘山野錄

九

後唐盧文度文紀俱在翰林，文度喜屬文，文紀思遲澁。每書詔事，填委多。文度代草之，一日休暇，文紀當直。文度以禁中無事，送客郊外，會有密詔數道，亟遣僮騎追其兄，還不及餞飲。縉紳聞而笑之，咸曰：文度自外來，躍馬赴其弟之急難，逮至翰苑中，文紀以書冊圍合矣。蓋言文紀檢閱舊本倉卒也。楊文公談苑

十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元最為上客。元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元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諷。琪嘗嘲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叶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不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並歸日錄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疾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水頗損舟楫於是以脚舡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水而役夫苦寒死者甚眾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去磨平漿水今見碓搗冬水

劉放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玩亦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題大象如何對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秦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聞而歎曰既為馬嘿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場務三司使曾布劾

其違法王荆公感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隄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並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四

語曰至十八日... 北風大寒... 中... 隆... 今... 苦... 世... 多... 米...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五

談諧戲謔

語朝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其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九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二

王汾口吃劉放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文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

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邠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三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根暴無禮其母尤篤愛用是每陵侮其兄而閹政多紊世人譏議不一章門下博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說章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四

張密學奎張客省元兄弟也奎清素畏慎元奢縱跡踣卅言張奎作事笑殺張元張元作事讒殺張奎楊景宗本以車營卒由椒房故為觀察使暴橫無賴世謂之楊滑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愛即是

性粗踈奎快然不悅歸語元曰汝本土人伏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滑槌言汝粗踈也

並東軒筆

五

常秩舊好治春秋九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秋色頗赭

六

鄭尚知杭州王耿為兩浙轉運使二人者屢以公事相失以至互有論列朝廷未推鞠而耿死鄭往哭之盡哀杭州僚屬相駭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哭慟也范極在傍戲曰諸君不會龍圖待哭所人久矣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見假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語

景祐末詔以鄭州為奉寧軍蔡州為淮康軍范雍自

侍郎領淮康節餞鎮延安時羗人旅拒成邊之卒延安為盛有內臣盧押班者鈐轄心嘗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軍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蔔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為城旦

有進士曹奎屢擢上庠南宮高選居常自負作大袖袍衣之袖廣數尺時有進士楊衛怪之謂曰袖何廣耶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衛荅曰此但能盛一箇耳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寫真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丰貌甚美嘗繪其容

以寄兄環環改裴贇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十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振流民者各辨辟三兩選人充幹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座客有言昨夕三鼓大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次又有一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幹當公事也

十一

陳恭公以待制知揚性嚴重少游宴時陳少常亞罷官居鄉里一日上謁公謂曰近何著述亞曰止作得一謎因謂之曰四箇脚子直上四箇脚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曉請言其旨亞曰兩箇茶床相合也方欲以此

為對然不曉風雨之說亞笑曰乃待制廳上茶床也苟或宴會即慳值風澁值雨也公為之啓齒復為之開樽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戲作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翁翁一箇牙為報妻兒莫惆悵見存足以養渾家

十二

韓龍圖贛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瓜齏韓為河北都漕解字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齏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閱道笑曰歐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齏譜

並能遊錄

十三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

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通日通衢遇一輕軒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十四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辭辨縱橫人莫能爲時有宋
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
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
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皆善捷對

十五

安鴻漸滑稽輕薄或傳凌侍郎策世緒本微其義父
曾爲鎮所由公方成童父携拜供漸爲立一名鴻漸
因命名曰教之言所由生也後長立頗銜之鴻漸老
爲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樂籍隸焉亦微憾之一

日謂之曰汝今世之一禰衡爾才雖不逮偶免一烹
焉並玉壘清話

十六

有一故相遠泓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上曰大丞相
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譎題其榜曰
混元黃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筆談

十七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廷老潘
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有因借
同寮般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剝利者降
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路提點刑獄求分司而
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叙其意略曰敝屋數椽聊避
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

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備賣了黑黍新絲不憂
剝利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十八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挿
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蜴蜥蜴蜥興雲
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寺
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蜴蜥徃徃以蝮虎代之蝮
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若冤
若我是蝮虎似恁昏沉恣得甘雨時語

十九

熙寧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
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參政介甫日進說以更
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

唐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
書有生老疾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
道苦子方死也並倦遊錄

二十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
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
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音渴睡漢狀元及第
矣胡荅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
榜亦中首選歸田錄

二十一

高英秀者吳越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妄罵滑稽每
見眉目有異必噤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

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
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鸚鵡方穿詰曲崎
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雞
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曰
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贊寧錄

二十二

李絢公素嘗有詩贈其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勝之
取其著而傳之君甘泉者以謳著賣藥者以木牛著
圍碁以憨著裁僕頭者以勒著作詩者以豁達著此
數人者皆京師人名倡李氏住甘泉坊善歌李水牛
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李木牛李憨子圍碁國手無
敵而神情昏濁故號憨子勒李善裁僕頭而必與人

木

乖刺人故目之歲久遂自以勒為稱云豁達老人喜
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詞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
書人新築墻壁主人憾怒訐官官為收之拘繫使市
石灰更汗漫訖乃得縱舍此數人因勝之有云亦遂
自託不朽矣

二十三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禧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
立朝為詩皆宗尚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倣效不能自
得切取義山語句嘗賜百官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
服敗敝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掃捨至此聞者歡笑並
劉貢父詩話

二十四

河南尹兼主管鑰僚屬多才名之士洎公卿子弟慶

曆中有二幕官本專經推鉞人也談宴之間默無一辭折旋舉措殊乏風味邵職方良佐時寓洛下嘗謂人河南幕府最爲雄盛古所謂綠水泛紅蓮也今日可謂汚泥溝中浸兩莖豹芝耳

湘山野錄

二十五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邪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蘓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後山居士詩話

語病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官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麗異也

歸田錄

二

劉子儀嘗賦詩贈人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是金用故事取孟子所謂柳下惠聖人之和不羞小官仲尼曰師也達而子張常學干祿也或有寫此兩句

減去官字示人曰是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云見者
大笑詩有語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
子何非筆力過也劉貢詩話

三

諫議大夫鮮于公子駿守揚州嘗至隋煬帝九曲池
等處徘徊賦詩俾郡中屬和用陰字韻郡人秦少游
和云司花人遠樹陰陰蓋用煬帝司花女故事也有
教官頗通經術而詩非所長和詩有蒼鼠卧花陰之
句鮮于公讀之笑曰老杜玉華宮詩云蒼鼠卧古瓦
蓋宮久廢故蒼鼠竄於瓦間今乃卧於花陰此無限
殺大四體也李希声詩話

誣周

劉放貢父王汾彥祖同在館閣皆喜談詭一日劉謁

王曰君改賜章服故致賀耳王曰未嘗受命曰早來
聞閣門傳報君但詢之王密使人詢閣門乃是有旨
諸王墳得用紅泥塗之澠水燕談

二

徐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常語鉉以
以佛經有深義卿頗閱之否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
留意中主以楞嚴經一秩授之令看讀可見其精理
經旬餘鉉表納所借經求見言曰臣讀之數過見其
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此絕難曉臣
都不能省其義因再拜中主哂之後嘗與近臣通佛
理者說以為笑專搜求神恠之事記於簡牘以為誓
神錄嘗典選選人無以自通詭言有神恠之事鉉初
令錄之選人言不閑筆綴願得口述亟呼見問之因

以私禱罔不遂其請歸朝有江東布衣蒯亮年九十餘好爲大言夸誕鉉館於門下心喜之替神錄中事多亮所言亮嘗忤鉉鉉甚怒不與話累日忽一日鉉將入朝亮迎呼爲中闈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外堂而去亮目送久之方滅鉉即喜笑命紙筆記之待亮如故江陵從祖重內典嘗謂鉉曰公鄙斥浮屠之教而重神變之事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乎鉉笑而不荅

楊文公談苑

三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令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耳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

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四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聞者傳以爲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並歸田錄

五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與其徒飲於倡家顧謂一騮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散來李二謂

李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馬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恠，使人捕得鬪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事。兵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鬪卒，使街司押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暗之曰：「蒼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筆談

六

明肅太后臨朝，襲真宗故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因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有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喜詐偽，能為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百色，陳於庭下。中使恠而問之，良孺曰：「家

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為太后言之。太后歎其親苦，即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貨馬出入，馭者先評其直，必問「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貨之。一日將押大辟囚，弄市而貨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東軒筆錄

七

公在政府，蜀人蘇軾往見公。公因問軾云：「近有人來薦王迥，其為人如何？」學士相適否？軾云：「為人奇俊，公不論軾意，後數日公宴出家妓，有歌新曲六公者。公方悟軾之言，蓋歌有奇俊王家郎也。既而公語諸子云：蘇軾學士文學過人，然豈享大福德人也。」魏王語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細書四點問日何字也日堆墨書田字文惠大笑灑水笑談

御史抨呂狀元

治平中御史有抨呂狀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遊疊嶂之間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笑謂言者日軍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野錄

嚼舌而死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為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即日傳誦人皆畏之九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嚼舌而死楊文公談苑

以長官為笑

陵

五代任官不權輕重九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今優譁之言多以長官為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選人用三負保任方得為縣令當時推行其言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稍舉矣東軒筆錄

語誤

寇萊公與張洎同為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為庭雀詩玩張洎日少年挾彈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為其主作詔內蠟丸中追上江救兵也灑水燕談

二

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

者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
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並入何以受之重
父適在坐徐曰却於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
以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慙

澗水燕談

三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為荆門幕時虎
傷人揚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誠虎文如鱷魚之類其
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潛遊後改官知鬱林以書托知
軍趙定基打誠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
之仍有詩曰日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
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殺
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

四

一歲潭州試僧童經一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
千時谷山一閩童接之誦輒不通因操南音上謂曰
上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郡官大笑

湘山野錄

五

孟蜀後主九命宰相必徵感皇恩二章為謝有張格
者拜相其所獻之曲有最好是長街裏聽唱相公來
之句人傳為笑

六

徐鉉工篆隸好筆硯歸朝聞鄴中耕人時有得銅雀
臺古瓦琢為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九經年
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為二硯持歸面以授鉉鉉
得之喜即注水將試墨瓦墜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滲
盡又注之隨竭涓涓有聲嘖嘖焉鉉笑曰豈銅雀之

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礫無異

並楊文公談苑

七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八

予舉進士時故老猶能道蜀時事且言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廷臣所以拒天兵者費鐵甯越班而對衆謂鐵甯不獨有口材兼有膽勇諦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九

揚文公知舉於都堂簾下大笑真宗知之既開院上殿恠問真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

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時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真宗亦爲笑之

並東齋記事

十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太以爲不可上䟽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叙位其人歛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上䟽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撫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十一

楚執中性滑稽詭玩元禮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于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耶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進兵亦竟無功也

十二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荆公舊交父作詩曰吳興太守羨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值風即起

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羨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黃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且稍溫習也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紉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黃君竟倒紉孩兒矣

十三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以老孺獨歎曰某命中無金星之

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錢公輔與王荆公座，忽語荆公曰：周武王真聖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為太子，非聖人，詎能如是。荆公曰：時是文王尚在，安得不為太子也。並東軒筆錄

十四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魏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沉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羨、少也。劉原父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永陽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倦遊錄

十五

党進者朔州人，本出奚戎，不識一字。朝廷遣進防秋於高陽，朝辭須欲致詞，叙別天陛，閣門吏謂進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之。知班不免，寫其詞於笏，侑贊於庭，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佩回瞻聖容，勵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兩句。進曰：我嘗見措大門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玉堂清話

十六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次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澹淄渭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
所謂灝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灝澤又由
樂天長恨歌云我媚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我巖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
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赤四十圍乃是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
室畝廣六赤九畝乃五丈四赤如此防風之身乃一
餅餒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鵞
為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燂鵞作書云醋浸曹

公一斃湯燂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並筆談

康定中西賊寇邊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巨將旌旗者
四五朝廷方擾時當國一相以老得謝拂衣晏然而
歸兩府就宅為賀因而陳觴退相飲酣自矜於席曰
某一山民爾遭時得君今還袞紱告老于家當天下
平定無一事之辰自謂太平幸民石參政中立應聲
曰只有陝西一火竊盜未獲坐客吞笑著珥幾墜

山野錄

山東經學多不省文章嘗一縣有兩經生同官忽舉
鄭谷詩句稱贊其羨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無計
避王佺其一人難曰此詩句誤矣野鷹何嘗有王佺

乎一人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科取毛翎耳

二十一

揚安國為翰林侍讀學士以老欲求外官告人曰赤
松子贈張良詩云不如聞早歸山去免事君王不到
頭吾猶是矣王充書論儒生文吏皆有所長而有告
短篇言儒生但能滑習草句漢代秦猶不能知儒生
之陋何獨今人也

二十二

揚安國判國子監事每會集學官飲酒必誦詩知首
包以勸侑舉盃屬坐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
世且飲酒裴如晦時為學官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
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坐客皆笑而揚不悟

二十三

梁周翰在太宗朝為館職真宗即位乃除知制
誥柳開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
梁與朱昂揚大年同在禁掖大年未滿三十而兩公
皆老數見較侮梁不能堪即好謂大年曰父母侮我
老此者亦留與公爾朱聞之背面搖手腋下謂梁莫
與莫與大年之歿不及五十也

二十四

詞人歌詩用也字本皆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由
傳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今人讀為如字非也俗諺猶
云俚人不識月暈名曰夜環以言也還爾張湍為河
南府司錄府當祭社買猪以呈君猪突走入湍家湍
即捉取殺之吏以白尹尹召問湍對按律猪無故也

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尹大笑別市猪並列貢

標目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獠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柏里村水淺當剥載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剥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為之啓齒

二

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及佛書者必正身折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曰公既喜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聞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三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游景德寺既至寺前相林雨暴作顧戲同館林希曰雨中林學士遽荅曰栢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為捷對並灑水燕談

四

錢俶獻地弟儀以越州安撫使授慎瑞師等州觀察使信以湖州安撫使授新鳩儒等州觀察使儀好晝寢多以夜決府事及游宴信為沙門返初執政戲之也

五

徐鉉所居逼五龍堂宜徽角抵士將內宴必先隸習於其中觀者雲集鉉方蔬食坐道齋中誦黃庭聞外喧甚立遣小童視之還白云許趙二常侍與諸常侍

習角抵鉉笑曰此諸同察難可接其歡也京城呼宜
徽角抵士皆為常侍故並揚文公談苑

六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了晉公踈瘦如削
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
真宗時以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
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單
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寶
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
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
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臭也歸田錄

七

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

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
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眾曰文
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
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
語

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
士也並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六

110X
40
15